



虎啸坐空谷 兔月向窗开

安徽池州 赵柒斤

“鼠迹生尘案，牛羊暮下来。虎啸坐空谷，兔月向窗开。”出自南梁著名诗人沈炯《十二生肖属诗》。这首诗首字按序嵌入十二生肖名，既突出了12种动物的生性特点，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，又凸显时人对生肖本命的信仰程度。

生肖文化源于先秦，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竹简《日出·盗者》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的《日书》竹简清楚记载了十二生肖，“子，鼠矣。丑，牛矣。寅，虎矣。卯，兔矣……”东汉思想家王充《论衡》卷三“物势篇”谓：“午，马也；子，鼠也；酉，鸡也；申，猴也；亥，猪也……”学界关于十二生肖起源历来各抒己见，“图腾说”“动物崇拜说”“天文说”“地支说”“多种成因说”，见仁见智。

相比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，生肖文化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样式，延续至唐，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并自下而上扩展延伸。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不祥，正所谓“本命犯太岁，太岁当头坐，无喜必有祸”，又把本命年称为“坎儿年”。于是，化解本命年厄运的各种“指南”应运而生，敦煌莫高窟藏文本禄命书《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》将十二生肖本命属相之人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、年岁时运等宜忌事项全部列出，说明唐代人对生肖文化的信仰已达迷信程度。

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了一手缔造“开元盛世”的唐玄宗因信仰生肖文化，无端造成“鸡祸”，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：“玄宗好斗鸡，贵臣、外戚皆尚之，贫者或弄木鸡，识者以为，鸡，酉属，帝王之岁也。”李隆基生于乙酉鸡年，出于对本命年的尊崇，李隆基还在还在华山举办一系列活动，包括“封华岳神为金天王”“于华岳祠前立碑”“于岳上置道士观、修功德”等。正因唐玄宗后期贪于享乐、用人不当和不理朝政，才导致“安史之乱”的发生。

唐末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属兔，十分迷信生

肖本命，他从一个平民成为割据两浙的“土皇帝”后，于乾宁二年(895年)在越州(今绍兴)自立为帝，改元顺天。宋初文学家、书法家徐铉志怪小说《稽神录》第一卷说，董昌之所以利欲熏心，莽撞称帝，就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献给他的谶言：“今大王善政及人，愿万岁帝为越，以福兆庶。三十年前，已有谣言，正合今日。其言曰：‘欲识圣人姓，千里草青青。欲知圣人名，日从日上生。’”于是，自认为天命已归自己的董昌经常说，“兔子上金床，原来谶我也。我卯生，来年岁在卯，二月二日亦卯，即卯年卯月卯日，仍当以卯时，万世之业利在于此。”

传说董昌未灭前，越州有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下四句诗：“日日草重生，悠悠傍素城，诸侯逐兔白，夏满镜湖平。”第二年夏天，董昌就被曾经的部下钱缪消灭，此诗才被人破译，“日日”为昌，“草重”为董，越州原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，“傍素城”指的是董昌割据越州。钱缪生于壬申猴年(852年)，“诸侯”指的属猴的钱缪，“兔白”指董昌，全诗暗指董昌将在第二年夏天被钱缪诛灭。

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，不仅丰富了小说创作素材，还融入绘画、书画、工业品等艺术中，成为娱乐文化活动的象征。当然，十二生肖进诗入词，更为后人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。其实，十二生肖也是一部彰显中国民俗的经典著作，它不仅融合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行为思想，也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、价值理念、审美方式等，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。

品味忧伤

安徽巢湖 方华

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点矫情。譬如此刻我一个人静坐在案前，竟毫无来由的，心头涌起一缕忧伤。这种感觉，既不是伤心，也没有痛苦，它好似一杯刚冲泡的咖啡，那萦绕的氤氲里，有一丝苦，却分明有一丝甜。这缕忧伤仿佛是漂浮在空中的一缕雾气，似乎找不到来处，也没有落脚。它在心空里无声地飘荡着，如春雨霏霏，如秋雾迷蒙，感觉竟是一丝惬意的享受。

诗经有句：“我心忧伤，惄焉如捣。”忧伤到好似有东西在撞击，是痛苦难忍的。人生不经历大挫折，是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和感受。这样的忧伤太重，心理脆弱的人难以承受，经历太多，会降低生活的幸福感。“小人但咨怨，君子惟忧伤。”像我这等寻常之人，自然也没有韩愈那样大家的情怀。韩愈诗句里的忧伤，分明潜蕴着一份高尚，和一份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但这都不是我心头的这缕淡淡的忧伤。这缕忧伤，既不消沉萎靡，也不激励奋发。它平淡如茗，细细品啜却韵味悠长。将音响打开，一段轻柔舒缓的音乐流淌出来。倚在椅背，仰望窗外苍茫的天空，我极力要抓住这缕状若游丝的忧伤，辨捋出它的来路和去向。有一些影像显露出来，虽然模糊，但已能辨出他们的模样。有一些往事浮出脑海，虽然零碎，但已能

看见它们的履痕。原来，这淡淡的忧伤，就是一丝思念，一丝怀想，一丝失落，一丝惆怅，一丝缠绵，一丝留恋……这些极轻极淡的仿佛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交融着，纠缠着，调拌出这缕淡淡的忧伤，在心灵毫无准备之时，沿时光的缝隙潜入了情感的天空。

人生有多少大喜大悲，生活不总是平淡苍白。这猝然而至可遇而不可求的淡淡忧伤，让人生在跌宕起伏间有了舒缓的流淌，让生活单调乏味中有了丝丝特别的滋味。这淡淡的忧伤，是失去后的一丝珍惜，是失落之后的一丝振作，是凌乱之后的一次梳理，是沉淀之后的一次品味。它似一缕轻烟，给情感一次升华，它像一泓清泉，给心灵一次洗涤。

忧伤散尽，我听见窗外生活的喧哗，耳畔的音乐，也正从轻柔的铺垫走向高潮。

轻倚流年，围炉煮酒

四川绵阳 林婷

近日，小城兴起了许多“围炉煮酒”的网红打卡地。青竹围成栅栏，鹅卵石铺成小路，一张矮矮的木制圆桌，几把古香古色的椅子，三五好友围坐，桌上除了小泥炉，还有各色吃食，惬意地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思绪随之潜移，小时候，因为农村里吃午饭比较晚，一般要一两点才吃。如果来了客人，差不多十一点，妈妈便开始烧火。那时候，村里谁家招待客人，必定要喝的东西便是醪糟酒。老人们常说多吃醪糟对身体好处多，不仅能够增进食欲、帮助消化，还能够补益气血、改善手脚冰凉。

妈妈先用火钳夹了一小把干的谷草，放进灶孔里，待生起火苗后，便放进两块干木柴。不一会儿，大铁锅里的水犹如调皮的小雨点儿出现在铁锅底部。妈妈走到偏屋，找到一个棕色的瓦罐，揭开罐子，一股淡淡的酒香便扑鼻而来，这便是醪糟了。醪糟是用蒸笼把糯米蒸熟后冷却，再撒上酒曲，经过几天发酵而成的。酿好的醪糟是成团的糯米状，舀一勺出来，里面有掺杂着乳白色的水，把它一起放入锅底。再从另一个瓦罐里摸出几个鸡蛋，把鸡蛋在灶台边缘处一敲，随即熟练地握住鸡蛋两端，向中间用力一捏，蛋黄和着蛋清一溜烟就跑进了锅里。接下来从碗柜里取出长方形的红糖。放在菜板上，用刀背使劲敲碎红糖，丢几块进大铁锅里。不多时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浅棕色的红糖鸡蛋醪糟酒便起锅了。几个大碗摆上了方桌，主客围坐着，热气腾腾的鸡蛋醪糟一下肚，身体暖和起来，心也暖和了。

家乡人还喜欢用醪糟来煮酒，当然煮的不是白酒，而是啤酒。冬天喝啤酒太寒凉，容易伤胃，煮一煮便好很多。我们用的是老式炭泥炉，茶壶洗净，倒入四五瓶啤酒，抓几颗干红枣放入啤酒中，酒热了之后加入一勺的醪糟，盖上茶壶盖，等到茶壶中的啤酒和醪糟煮开了之后，再加入枸杞，小火慢煮五分钟，酒的香气裹挟着醪糟大枣特有的芳香，倒入酒杯中小酌。醪糟酒的度数比较低，像我，平常不大喝酒的人也能小酌一两杯。啤酒本身有些涩口，但加入醪糟红枣枸杞煮过以后，带丝丝的清甜令人微醺的糯香，回味无穷。

酒煮好后，亲戚朋友们围坐，在炭炉子上放一个铁皮制成的烤盘，中间放些五花肉、土豆、红薯，在铁皮周边放上橘子、花生、红枣。不多时，便可以闻到橘子皮的香味了，我们把温热的橘子皮剥开来，放入茶壶中，留着泡茶用。然后往嘴里塞入一瓣橘子，温热微酸，味蕾瞬间被激活。红得可爱的柿子搁在铁皮的边缘热一热，微热最好。一会便可以看到“啵啵啵啵”的花生跳着舞，小土豆、小红薯也冒着香气热情地向我们招手。亲人们喝着热酒，一口肉一口酒，一口花生一口红枣，姨夫姑父们谈论自己这一年在外打工的所见所闻，姨妈姑姑们分享着各自的欢喜与烦恼。数九寒天里，寒意就此被驱散，在谈笑间，在微醉朦胧里，我们享受着家的温暖和闲适。

围炉煮酒，已成为中国人秋冬里的一抹浪漫，即使在小城中，我们依然可以轻倚流年、慢煮生活，因为它总能够轻易地唤起乡愁。

